◎纪实

# 槐林记

斯　雄

“唧唧复唧唧，木兰当户织”。

行走在安徽巢湖市槐林镇大汪村中心村里，四面传来此起彼伏、不绝于耳的织机声，不由得让我想起《木兰辞》开头的场景。

镇上陪同的人告诉我，这里是槐林镇渔网的发源地，“家家户户有网机，老老少少会渔网”。仅大汪村中心村就有渔网织机112台，常年24小时不间断作业。

顺道走进一家农户的织机车间，两部机床正不停地运转着。女主人笑脸相迎，“2013年自筹资金买的织网机，每台十多万元。”

“一台织网机，一年能赚多少钱?”打听收入虽然有些不礼貌，但我还是想知道。

女主人笑而不语。陪同的人忙接过话，“他们不好意思说。一台织网机，一年少说也能赚十几万元，快活着呢!”

当初友人动议，去看看巢湖的“环湖十二镇”时，我其实是没有概念的。几个镇看下来，唯独被巢湖之南的槐林镇所吸引，让我闻到许多熟悉的味道。

我从小生活在湖北洪湖边。“清早船儿去撒网，晚上回来鱼满舱”，《洪湖水浪打浪》中的这段唱词，是我老家人早年生活的写照。

巢湖是中国第五大湖，面积比洪湖大一些。听说我是洪湖人，当地人随口唱起“渔家住在水中央，两岸芦花似围墙。撑开船儿撒下网，一网鱼虾一网粮”，并很肯定地说，“《天仙配》中的这句歌词，就源自我们槐林。”

真耶假耶？我无法评判。但湖边人生活劳作的习性，大体差不多，捕鱼与织网，都是世代传承下来的祖业。

我家下放后住着的那个村子，就有很多人以此为业。记得小时候，母亲闲暇时，时常在家手工织渔网卖钱，补贴家用。改革开放之后，老家人大都改行从事养殖业，捕鱼与织网这些传统产业，基本销声匿迹了。

没想到，人口不到8万人、面积不足200平方公里的槐林镇，居然是全国最大的渔网生产基地，渔网远销欧洲、非洲、南美洲、北美洲、东南亚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。早在2012年，槐林镇就被中国渔网行业协会授予“中国渔网第一镇”荣誉称号。

这一下子勾起了我的好奇心。

第一次去槐林镇，镇上的人就把槐林渔网商会会长胡玉木引荐给我，称他是槐林渔网产业发展的参与者、见证者。

我对渔网最初的记忆，是我母亲在家用尼龙丝织的。

“用尼龙丝织网，已经是后来的事了。”今年58岁的胡玉木指着渔网展厅里摆放的早期编织工具说，“渔网最初用的原材料是麻和蚕丝，上世纪80年代初，才被尼龙丝和锦纶丝替代。因为原材料充足，渔网产量上来后，有人开始到市场上兜售，推销范围能辐射到华东一带。”

那天去大汪村中心村，见到82岁的任老太正坐在家里装扎渔网。她一边忙乎一边讲，扎一条渔网花半小时，可挣3元，一天下来能挣三四十块钱。

织渔网有如打毛衣做女红，老少咸宜。工序大体是，先织好网片，再装扎网浮和网坠成型，全部手工操作完成。家家户户都能做，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八十多岁的老人，男女老少一起忙。

“吃的是渔网饭，发的是渔网财”，胡玉木说，织渔网本身并不难，槐林人能把渔网当作饭碗稳稳地端住，就是因为从一开始就紧盯市场，先有市场，后有工厂，营销始终走在前头。

改革开放之初，一些思想活跃的农民开始带头专门从事渔网的生产和销售，当起专业户，槐林镇一下子冒出数百名以推销为主的“大网客”。他们走南闯北，寻找市场，摸清各地市场行情，与外地网商或客户签订好供货合同，然后自购原料，委托村邻友好，或送到偏远的农户，按合约加工成网。全镇由此形成了数百个以“大网客”为轴心的挂户产销联营体，70%左右的农户成为协约户，渔网的品种、规格和产量，转为按预约生产。对号入座后，销路畅达，几乎100%立即脱手。

这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气象。生产和销售虽然仍是传统方式，但家家户户不停歇，老百姓的钱包都鼓起来了。

凡事变在先，方能得先机。

尝到甜头的槐林人，又开始琢磨：市场既然如此供不应求，仍靠老一套的生产和销售方式，怕是不行了。

1993年，槐林引进第一台织网机，生产效率较以往手工编织提高了成百倍；引进两条纺丝生产线，以聚酰胺为原料生产制作渔网的单丝；1998年，引进日本产的21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高速渔网织机；1999年，槐林渔网企业取得自营进出口权，向国际市场迈进……槐林渔网生产已经形成集纺丝、织网、定型、染色、装扎、销售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链，进入产业集群化发展。直接从业人员达3.2万人，近4000人的营销队伍遍布国内外。

依湖而生、由网而兴。槐林镇的渔网产业现在到底有多厉害呢？这两组数据，让人不服不行：2019年生产拉丝9.2万吨、渔网8.9万吨，分别占全国产能26%、世界产能1%。

胡玉木笑称，自己已是“前浪”，槐林的“后浪”更厉害。

近些年时兴的电商，如今已在槐林镇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。随机走进一家做电商销售的渔网厂，工厂门口办公室的办公桌上，摆着两台电脑。年轻的现场主管介绍说，就靠这两台电脑，24小时与世界各地连接，随时接单、随时发货，出口到20多个国家，年产值600多万元。即使是今年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也基本没受影响。

毕业于安徽大学国际贸易系的方云山，是土生土长的槐林人。大学毕业后，先去浙江温州、宁波做了几年外贸。2009年返乡创业，现在是一家网具制造企业的总经理，主营渔网网片的定型、染色、包装，以自营出口为主。

说到电商销售，方云山认为，电商多是年轻人在操作，家庭作坊式销售，好比沿街叫卖的“地摊经济”；我们公司与电商不同，只跟大的交易商合作，根据生产经验和大数据分析，以市场供求来决定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和资源配置。国外渔网市场现在基本由我们主导，我们拥有定价权，把市场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。

“能把一个传统产业做到这么大，你觉得槐林主要靠什么?”我请教方云山。

“靠的是既有全产业链，又有市场话语权。”方云山说，“不仅如此，槐林渔网产业平台基础好，专业化社会分工非常精细，利润空间分解到每一个环节，大家都有钱赚，人人都有发展动力。可以这么说，只要是与渔网有关的任何一个工序环节，都能在槐林找到配套生产加工的渠道，这是其他地方做不到的。”

“槐林没有一个外出打工的人，也没有留守儿童”。在好几个场合，听到好几个槐林人说出这句令人羡慕又有底气的话。

可不是么？渔网产业带来充足的创业就业机会，槐林本地人都能就地就业，还吸引了越来越多外地打工者，不少本地出去的大学生也都纷纷返回槐林创业。

槐林渔网产业的发展过程，正好见证了新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风雨历程。在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今天，槐林人仍然紧盯市场，把产业链由单纯的渔网延伸到渔网具配件及体育、娱乐网产品。比如研发条轮、聚乙烯等高分子材料网制品，同步开发钓钩、钓竿等高附加值产品；增加上游渔网具生产机械、成套设备，还有下游渔具及配套产品等。

时移世易，优胜劣汰。不是所有的传统，都可以弘扬的，该消亡的，终归要消亡，毋需刻意去振兴。真要是有生命力，顺乎民意，又能顺应时代潮流，迟早会焕发出活力。

把传统产业做成富民产业，槐林做出最好的诠释：2019年，槐林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2086元，远远高出全国和安徽全省的平均水平。

槐林镇现在满大街都是老板。方云山开玩笑说，外地人到槐林镇上，看见有像“孬子（‘傻子’的意思）”的，可人家实际是个老板。

小镇渔网，网撒全球。当地人很自豪：我们槐林好得很，渔网产销24小时不停歇，凌晨都能叫到外卖，是一座真正意义上的“不夜城”。

细细想来，《木兰辞》中的诗句，如果放在如今的槐林镇，改为“‘不’闻女叹息，‘惟’闻机杼声”，应该更为贴切，更加传神。

这机杼声，感觉不出“呕哑嘲哳”，更像是老百姓心底里唱出的一曲富民欢歌，让人喜不自胜、热血沸腾。

**（压题图片由合肥市新闻办提供）**

# 桑梓之情

**缪　玉**（菲律宾）

累计起来，在国外工作和生活将近20年了，每次回国探亲总免不了在国内周游一番。从上世纪90年代起，年年回去，目的是想亲眼见证祖国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，不想错过任何一瞬。

菲律宾的华人勤劳智慧，靠着坚毅的打拼精神赢得了一片天地。他们富足了，多么希望祖（籍）国强大起来，他们捐资捐款，不遗余力地为家乡建设出力，捐资盖学校、建医院、修公路等。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辉煌成就，让他们无比自豪。

另一方面，菲律宾的一些华人的孩子缺乏对中国的认识，有的甚至不会讲普通话，只能简单讲闽南话。父母们希望子女能多多了解中国，迫切需要通过寻根活动来增进对中国文化的认知。炎黄子孙都有强烈的“根”的意识，参天之木，必有其根；怀山之水，必有其源。“寻根之旅”有一种落地生根的感觉，一种有血脉之源的实在。

寻“根”，寻的是“文化之根”。菲律宾华商陈永栽博士，资助华裔孩子到中国学汉语和中国文化，被传为佳话。从2001年起，他就组建了“菲律宾华裔青少年学中文夏令营活动”，包机把华裔孩子们送到福建学校学习，十几年来受惠学生累计达1.4万人之多。在菲律宾像这样的华商和华人社会团体还有很多。参加夏令营的小营员们，除了学汉语，还学习武术、国画、音乐、舞蹈、书法，学包粽子、做香囊、用汉语唠家常，寻找久违的故土情结。除此之外，也安排他们游览壮丽河山和城市美景，参观博物馆，了解中国的悠久历史，从小树立作为华夏子孙的自豪感，懂得“落叶归根，倦鸟思巢”的情怀由来。

在我工作单位，有一名年轻雇员告诉我，他想参加每一次的“寻根之旅”，我问他已不是学生了，为什么还要一再去中国呢？他说：“我祖籍在福建晋江，从父母那里知道了中国的变化。百闻不如一见，唯有用腿脚亲自丈量体验，才能更深刻地感受到真实的中国。上次去的印象太美好太深刻了，城市高楼大厦特别漂亮，还有交通方便，买东西方便。我除了回去寻根，还想到不同的城市去看一看，到名山大川走一走。”他一脸自豪地对我说：“我的朋友对我能经常去中国羡慕极了!”

还记得我曾参加过的一次“寻根之旅”开营授旗活动，在活动中我认识了一对母女。母亲很激动地指着女儿对我说：“她赶上好时候了，我小时候回一趟中国是很难的，她现在很容易就回去了，不仅可以回老家，还要去成都、都江堰，去看大足石刻，我们一家人都为她高兴。”我问眼前中学生模样的女孩：“对中国了解多少?”她很快回答我：“知道的可多呢，我在网上查询过，也跟去过中国的同学咨询过，我已经迫不及待了。”顿了一下，她又说：“我以后会去中国读大学的。”“哦?”这个很出乎我意料，我问：“去华侨大学吗?”她笑眯眯很自信地说：“不，是清华大学。”我看向她妈妈，她妈妈很肯定地说：“只要她能考上，我们就送她去读。”我暗暗想，这是我参加此次活动最大的收获了。

在马尼拉，我认识一位闽南籍年近80的老华侨，他像讲故事似地告诉我：上世纪70年代初，他绕道从香港去北京，住在华侨饭店。那个时候北京很旧，人们穿的衣服都是灰黑色和黄色，而菲律宾要比中国发达。他的衣着跟当地人不同，走在大街上很扎眼。虽然周围的人像看怪物一样看他，可他还是愿意主动跟人搭讪，原因是，只有在这里他可以尽情讲汉语。在北京旅游的那些天，他一直沉浸在这种激动的情绪中。后来，他作为华侨领袖，积极参与中菲两国建交事宜，推动设立“中菲友谊日”。他还告诉我，几乎每年都要带上全家人去中国旅行，让儿孙们知道，中国才是他们的根基。他大笑着说：“现在的北京太气派了，菲律宾可是比不了喽，除了冬天冷不适应，其它方面家人都喜欢得不得了。”

情系桑梓暖人心。菲律宾的华人历经无数的世事风云，已最懂得何为绿叶对根的情谊。

# 徐州的徐

乔　叶

出差路上，途经徐州很多次。因为途经很多次，就觉得徐州很熟。又常听豫东商丘的朋友说起徐州，就觉得徐州更熟了。尤其是商丘永城的人们，在他们的话题里，徐州是个高频率的地理名词。他们会说，要去徐州找什么什么人，要去徐州买什么什么东西，要去徐州办什么什么事。想来，在平民百姓的意识里，行政地域划分并不是那么重要，他们更多的是根据自己的习惯来经营自己的日子。而相比于郑州，徐州确实是和他们的生活更亲近的重要城市。

以前每每第一次到某地，我都有些急冲冲地想看这看那，但这次到了徐州，因为是这样熟，我就一点儿也不急了。

慢慢看，徐徐看，便渐渐体会到了徐州的徐。

徐州的徐，在乡下。

乡下的节奏，本来就是慢的。徐州乡下的节奏，仿佛又格外慢。

在汉王镇的一个村子里，我们喝了好一会儿的茶。茶馆有点儿特别，是一列绿皮火车。这种火车，在铁轨上奔跑的时候，也都是最慢的火车。现在退休了，索性停在了这里，成了最慢里的终极慢。不，它甚至化身为倒退的时光，容着我们这些闲人聚在这里，想闲话就闲话几句，不想闲话就只是喝茶。若无俗事上心头，便道天凉好个秋。最惬意的闲暇，就是如此吧。

在一户人家门口的矮墙上，卧着几只鸡。毛色特别艳丽，气度特别从容。我们看着它们，它们也看着我们，一点儿也不怯。我们就慢慢地走近，拿手机去拍它们。它们一动不动。当我们走得特别近的时候，它们似乎有点儿嫌弃我们，就走开了。也不是那种慌里慌张地走开，而是慢慢悠悠地走开了。

在另一家门口，邂逅到一个老太太烧地锅的场景。这场景如今不大能见得着了，有些稀罕，大家就围着看起来。火焰温暖地扑棱着，照着老太太的脸。她慢慢地折着柴禾，把柴禾折成大致长短的样子，再慢慢地送进灶肚子里。锅盖神秘地盖着。我就问她：锅里面是什么？她回答的口音方言味道很重，听得不是很清楚，我特别想听清楚，又凑近了问，是什么？终于听清楚了，她回答说，是茶。

旁边的朋友已经按捺不住掀开了锅盖。是白水。

嗯，没错，白水也是茶啊。

在云龙湖公园，有一条沉水长廊，特别有意思。所谓沉水，就是步道的路面比水面要低，且低了不止一点点，而是足有一米。人走在步道上，远远看去，如在水中。往近里看呢，步道两边的玻璃里都是湖水，一群群的锦鲤在优哉游哉地游来游去。尤其是在拐角处的正方形小广场那里，环顾左右，四面玻璃里都是鱼，形成了四堵斑斓的鱼墙。这在某个瞬间，会让人有自己是鱼的神奇幻觉。

很多人在这里拍照。集体照，婚纱照，情侣照，或者自拍。一个衣着讲究的老妇人先是走在我们前面，后来就落在了我们后面。她在让先生给她拍照。拍啊拍，拍啊拍，拍啊拍。每拍一会儿，她就要检查一下手机，各种批评，各种反驳，各种商讨，各种重来……然后再拍。先生也不烦，估计也是不敢烦。妇人嗔怪着撒着娇，面对镜头时又是一脸温柔。

这就是幸福吧，最平凡最家常的幸福。

公园里也有很多暴走的人，不过像我们一样慢慢走着的人更多。我们——是的，那些不知名的陌生的慢走者，其实也是我们——慢慢地走着，常常你落到我后面，我落到你后面，好像在比较着谁更慢似的。这感觉，真好。

树叶红的红，黄的黄，有的处于黄绿之间，映着蓝天，缤纷耀眼。黄昏时分，夕阳西下，太阳给树叶们镀了一层金，那颜色更是好看得不真实。“树树皆秋色，山山唯落晖”。就是如此吧？不，可以把“山山”改一下，叫“叶叶唯落晖”。

有时候我会觉得恍惚，似乎这些树叶是一夜之间被染成这样的。可是，怎么可能呢？每一片叶子，都是一天又一天，由春天，到夏天，再到秋天，慢慢儿地，才能变成这样的啊。

它们是这么地慢，我们欣赏的时候，怎么好意思快呢?

在徐州吃饭，也是要慢慢地，因为着实好吃。好吃的东西，可不就是要慢慢地吃？烙馍卷馓子，羊方藏鱼，蛙鱼，杂拌，把子肉，羊角蜜，蜜三刀，笋干，辣汤，面疙瘩小面鱼汤……无论是软软的，脆脆的，还是筋道的，酥嫩的，都是香的。香和香不同，各有各的香。想要细细领略，只能在舌尖上，一口一口地，慢慢儿去品。

对了，还有一道读音为“啥”的sha汤，那个字是生造出来的，左边是食字旁，右边是一个“它”字，用母鸡、云骨和麦仁等一起熬煮，有麦片、面筋、胡椒粉、海带等多种料，味道鲜美。传说里，这是乾隆皇帝喝过的几百年的汤。这样的汤，可不得一口一口地，慢慢儿地喝?

忽然觉得，徐州的徐字，值得细讲究。徐，是双立人加一个余。这双立人的两个人，我想，也未见得一定是一男一女。当然，可以是异性，却也可以是同性。也未见得就是两人，也可以是虚指的三四个或者一小群，总之是或亲或友，老少咸宜，能谈得来就行。彼此结个伴儿，也都有空余的时间，那便聚在一起，慢慢地走，慢慢儿地赏，慢慢儿地听，慢慢儿地吃，慢慢儿地喝……慢慢儿地，享受这一切。

——能享受到的这一切，都是好的。因为，凡是徐的，总意味着沉静，踏实，笃定，优雅……凡是徐的，总意味着上佳的质地，总意味着那么让人安心的，好。

徐州的徐，就是这样好的徐啊。